

橫
楊
札
記

三



橫陽札記卷之七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一二三

說文一部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凡一之屬皆从一弋古文一徐鍇繫傳祛妄篇云李陽
冰曰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故一二
三質从弋臣鍇以爲弋之訓質蒼雅未聞既云天地既
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乃从弋則一二之時形質未
成何得从弋其謬甚矣蒙按李意謂古文一二三爲天

地人字是以記數字形別加弋弋質也者言字之體質
非訓弋爲質也徐氏不達其語而誤駁之據雨部曰雨
水从雲下也一象天不部曰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
一一猶天也一爲古文天甚明此解造分天地亦謂一
畫爲天二畫爲地李說是已許君不言一古文天者以
式从之會意式又皆从式加畫本部所收元丕等篆
亦俱从一其字兼數用不能劃析故隱括如此二部曰
二地之數也从耦一凡二之屬皆从二式古文二三解
爲地之數其爲數目字無疑亟下又別爲解曰二天地
也恆下亘下復解爲上下非一字數用而何土部曰土

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繫傳釋齊篆
曰二地也說尤明確然則二爲古文地亦無疑矣三部
曰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凡三之屬皆从三式古文
三以工巫壬三篆證之三本字亦讀如人工部曰工象
人有規槩也與巫同意巫部曰巫象人兩袂舞形與工
同意壬部曰壬象人褻妊之形與巫同意工巫壬三形
俱於人絕不相似云象人者據古文人爲三畫言也三
上下二畫爲天地中畫爲人蓋指事字王部曰王天下
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
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

王三者天地人亦自其初義分別言之實則參天地者
爲人其中象中立而定也德清俞先生兒笥錄據玉篆
三畫連其中謂繁露緯候說無別三非積畫益可見屯
才旦止等篆下並曰一地也謂省二爲一吏下曰治人
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夫下曰丈夫也从大一兩一字
亦皆三省由此例推來篆之（王古文止之口及古文
乚之丿其字大抵俱从一而變蓋一畫易搃故別爲垂
下屈上側左右三形其後加大爲天而地亦从二所孳
乳之土字加地人又从丿引長更加左古體遂廢不用
許君於天下地下並不言何文墜下言籀文人下亦言

籀文几下言古文奇字又俱不言古文其意自謂別見

他篆今鈎稽出之遺文墜義庶幾瞭然大徐本說文二

中物出形玉篇引同以兩下一象天口象雲水霈其間

也之文例之此文當作二象地地之中物出形蓋傳本

誤為下後人又加之字耳小徐本中下有字亦以意補

而失其次段氏玉裁注本據韻會改下為上王氏筠句

讀擬刪二字俱非老子道德經二十五章大道大天大

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據大部大天大

地大人大人亦大故大眾人形許所據古本王作人證以

下文人法地地法天法天道作人是矣人古文作三

以讀者或誤為王王強注云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

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說殊迂曲段氏玉裁之大部注竟改老子王字為人

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二三三亦當讀

為天地人謂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也下文三生萬物

三字乃一二兩字之誤合一二承上為文下文人之所

惡人字即承三字

夏字古文

說文夂部𡗗古文夏汗簡亾部引作𡗗其字似从疋得聲从亾从目當與眾同意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𡗗𡗗夏三字前後四見𡗗上體从日與𡗗不同夏竦古文四聲初亦作𡗗丁度集韻夏古作𡗗

釋𡗗

說文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𡗗子部𡗗效也从子攴聲𡗗字不見經傳朱氏駿聲通訓定聲疑卽學之古文其說當是教部𡗗篆下云覺悟也从教口口尙矐也曰聲學篆文𡗗省學爲𡗗省文則𡗗爲學效字之正

文明矣教字从之會意尤塙證也書洛誥篇乃女其悉
自教功令文教作學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義篇引
大傳學效也與說解正合知許君所據古經教止作孝
今僞孔安國傳本加攴作教後人所改耳郭忠恕汗簡
爻部釋孝爲教云出字指此別一說字指郭顯卿所撰
引見汗簡者凡二十九文與許書多不同此篆蓋說爲
古文教省而學效正字別析篆文數字以當之顧野王
玉篇子部孝公孝切效也說文又音交學爲角切受教
也覺也數也其說卽參用彼書隋以後遂無有知其異
讀者矣林罕字原偏傍小說序文下作子爲學更旁作

生爲蘇唐有敕文明加禁斷宋祁筆記後魏北齊時里俗作譌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子爲學之比學字作孛卽孛之隸變北齊里俗所傳不誤唐士大夫斥爲野書

誤也

漢碑學作學敦作學知孛字亦出於此

釋志

說文不收志篆而余名承志作篆者往往難之余謂志非俗文也虞書已有志字其來古矣李斯琅玕臺刻石云搏心揖志此篆文用志之證鄭康成注周禮保章氏職云志古文識又古文作志之證徐楚金繫傳疑義篇謂許書本有志篆當是也楚金據言部有誌篆今通釋

亦無之鼎臣誌入新附檢詩下意下竝云志也志字見說解則許君固用其文誌之有無可勿論爾王復齋鐘鼎款識載晉尺銘云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劉篆从畱作鐺志獨無異體知晉人所据說文無劉字而有志字今本之闕可以此尺補之矣

駁沈氏濤隨筆論許書二則

說文艸部萑艸也从艸萑聲詩曰食鬱及萑沈氏云詩曰以下六字蓋後人妄加系傳本亦無之此小徐之勝於大徐也詩六月食鬱及藁傳曰藁嬰藁也艸部藁字解正明毛義爾雅釋艸萑山韭疏引韓詩六月食鬱及

萑則作萑者乃韓詩許君傳詩毛氏不應有此六字且
許書山韭字作籤不作萑此訓萑爲艸則非可食者矣
蒙按許君傳詩不盡同毛氏祿下媼下兩引靜女其姝
一作祿一作媼詵下咍下兩引無然泄泄一作詵一作
咍祆下媼下兩引桃之天天一作祆一作媼並可證見
永下引江之永矣作永兼下又引作兼褰下引衣錦褰
衣作褰褰下又引作褰薈下引薈兮蔚兮作薈嬀下又
引作嬀此尤傳毛兼傳三家之塙據沈氏泥序傳詩毛
氏一語因謂許書定例凡傳詩曰皆是毛詩其不與毛
同者均由後人羈入如是則可刪者正多不獨此萑下

六字且亦刪不勝刪矣序云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檢十四篇中易
亦兼偁費氏書亦兼偁歐陽夏侯氏春秋亦兼偁公羊
氏並不專主一經則所云偁孟氏孔氏毛氏左氏皆古
文者蓋指是書所采之古文而言如示下用系辭文云
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重文作巫云古文示此卽
孟氏易之古文崇下引虞書曰至于岱宗崇重文作禱
云古文崇从隋省此卽孔氏書之古文社下引春秋傳
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
土所宜木重文作社云古文社此卽左氏春秋及古周

禮之古文詩毛氏亦是於書中所僞眾家經文本兩
不相涉詩古文述毛而引經仍兼采三家亦猶易古文
述孟而今文仍不廢費氏書古文述孔而今文仍不廢
歐陽夏侯氏春秋古文述左而今文仍不廢公羊氏所
謂惜道之味聞疑載疑也霍下僞韓詩正與兼繅嬾等
篆下僞三家詩一律奠下不引毛詩卽姝泄天三篆下
不僞詩之比間從其略耳霍訓艸者段氏云郭注爾雅
謂山中多有此菜如人家所種者故許不謂之菜爾雅
茗山蔥許君亦云茗艸墓下云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
蒸食之甘艸之名義兼包野菜本篇已有明文目之爲

艸非可食之物許無此例小徐本闕六字傳寫譌脫不足致疑本草圖經爾雅翼並引韓詩食鬱及藿疑俱本說文集韻藿下云說文艸也引詩食鬱及藿所見本與大徐同

又案尙書嶠夷條注沈氏更有說文偁經攷一書傳本未見不知其說如何據嶠夷條內云許君用古文者必偁書曰以別之其不偁者皆今文說猶偁詩曰者皆用毛詩其不偁者三家之說則考例必以許書所偁易書詩春秋四經盡合於孟氏孔氏毛氏左氏四家之文其前後歧出不合者殆以爲一家本有數傳抑或概指爲

後人妄增及傳寫舛亂歟妄增及傳寫舛亂俱不應若是之多若以爲一家傳有數本此食鬱及藿四字安知非卽毛詩之異文毛韓兩家本相出入毛多借字韓用本字亦閒有韓用借字毛作本字者經師鉤考參合同異以今代古以古正今本不足怪韓詩作藿毛亦何不可作藿藿藿聲相近韓用本字藿可訓山韭毛用借字藿仍可訓嬰藿一正一段義得兩通必依附邢疏謂此文定屬韓詩斯亦不可解者也江之藿矣文選登樓賦注亦偶作韓詩漾藿雖微不同而大體則一旦怖下引視我怖怖詩釋文明云韓詩如此嬌下引碩大且嬌御

覽人事部九亦云韓詩淒下引有淪淒淒淒字與韓詩
外傳亦同沈氏又將何辭蒙謂如其說必至將歧出諸
文概從刪削而後已陽冰以後許書又遭一厄段氏謂
許偁古文不廢今文此說極諦塙古文多借字今文多
本字專據今文固無以存字之初體專據古文亦無以
見字之正義交相爲證而後正體與借體備而後最初
之體與遞變之體亦因之俱備此許書所以爲精密也
錢氏作說文引經異文篇已創許偁古文一家中間有
讀異之說鈕氏著段氏說文注訂獨不承用其語義有
可安無取苟異沈氏親受業於段氏之門乃欲於師說

之外別張一幟其見識視鈕氏相去遠矣

多部鏤齊謂多也沈氏云齊當爲楚字之誤漢書陳涉傳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引服虔曰楚人謂多爲夥涉楚人其客故應作楚語也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洪編修亮吉乃謂是齊楚口語略同夫齊楚方言不但今時不同卽古時亦必不相同況一傳而眾咻孟子嘗明言齊楚之不同乎死部彌字解云讀若楚人名多鏤

蒙按許君兩注俱本揚子方言文方言一卷碩沈巨濯許敦夏于大也下云凡物盛多謂之寇齊宋之郊楚魏